



生命不滅之辯

人的生命究竟有無他世、有無更生、有無善惡之報，童子迦葉與婆羅門弊宿，經過了九個回合的辯論，每一次都是童子迦葉勝利了，可是婆羅門弊宿却仍執邪見不改。

童子迦葉想要度化頑固的婆羅門弊宿，叫他捨棄邪見而歸於正見，可是婆羅門弊宿却說：

「我終究不能捨棄我之所見，爲什麼呢？因爲我所認爲人生無他世、無更生、無善惡報之理，已向許多人施教過，使大家都得到了益處，四方的國王都聞知我的名字，也都知道我是一位斷滅學者。我怎麼可能捨棄我之所見呢？」

童子迦葉一心要度化他，再對他說：

「這可以用一個譬喻來解決你的難題，久遠以前有一國土，其國土邊疆人民荒廢敗壞，那時有一商人領一千乘商車經過其地，那裏水量、穀米、薪火、草料都不足以供給一千人車之用，那商主心想：

「現在因爲同伴太多，水、穀、薪、草等供應不足，不如

慈悲勸化

分成二夥，一夥走在前面發引，一夥在後出發。」

主意既定，同伴乃分二夥，前夥的引導師，看見一個身體粗大的人，眼赤而面黑，他身上塗滿了泥土，看他從遠而來，引導師問那人：

「你從那裏來？」

那人答說：

「從前村來！」

又問道：

「你所來的地方，有豐富的水、穀、薪、草嗎？」

那人說：

「我所來的地方，水、穀、薪、草豐盛，沒有匱乏之虞。我在中途曾遇到天下暴雨，所以那裏多水，薪草也豐富。你們車上如有穀草的話，盡可以拋棄，那邊既然如此豐富大，你們又何必負這麼重的東西而行呢？」

智
銘

那引導師商主聽了那人的話，就對衆商人說：

「前面有豐富的水、穀、薪、草，大家可以將所負的穀草拋棄，減輕車輛的載重，可以加速前進。」

大家聽從商主的話，都將車上穀草拋棄了，輕車前進，可是走了一天，仍不見水草，走了二日、三日乃至七日，仍不見水草，那些商人被困在曠野中，爲鬼所吃掉了。

後一夥的車隊，從後出發，第二隊的引導師商主，也看到了那粗大滿身塗泥的人，也問他說：

「前面可有水草？」

那人也說前面有豐富的水草，勸商隊拋棄車上的穀草，但第二隊商主不聽，勸告衆商人不可拋棄穀草，要等到真有新的穀草，再拋棄不遲，爲什麼呢？因爲新舊相接，才可以度過這曠野，所以第二車隊負重而行。走了七天不見水草，但見前一車隊的商人爲鬼所食的骸骨，狼藉滿地。

婆羅門弊宿呀！那個身體粗大赤眼黑面的人，正是羅刹鬼，你就好比那第一隊的引導師商主，凡是聽了你的教言的人，長夜苦惱，遭遇悲慘，也如第一車隊的衆商人一樣。將都要自取滅亡。凡是沙門婆羅門等，能精進有智者，就如同後一車隊的引導師商主，凡聽從他之所教者，才能長夜安樂，得以免除一切災難。

婆羅門弊宿！你應捨棄你的惡見，不要再長夜自尋苦惱。」童子迦葉如此苦口地勸諫婆羅門弊宿，弊宿却說：

「我不能捨我所見，沒有人要強來勸諫者，只是使我忿怒而已，我終是不捨所見的。」

童子迦葉說：

「雖然你拒絕我的勸諫，但我仍要舉一個譬喻：過去久遠，有一個國土，那國土邊疆人民荒廢敗壞，但那時有一個人喜歡養豬，他去到別的村落時，見路上有晒乾了的糞便，內心想：

「這裏有很多的糞便，而我養的豬隻却非常飢餓。現在當用一些草來包裹糞便，頂在頭上帶回去餵豬。」

他這麼一想，就取草裹糞而頂在頭上，到了中途，天下起大雨，糞便被雨水打濕而流了下來，自頭流至足下，大家見了他，都說他是狂人，糞便是很臭的東西，即使天晴，也不能頂戴在頭上，何況在大雨時戴糞而行呢？

那人聽大家在批評他太傻的時候，他却大怒起來，向那衆人罵道：

「你們自己才愚癡，不知道我家的豬隻正在飢餓著，你們若是知道的話，就不會說我愚癡了。」

婆羅門弊宿！我勸你捨棄惡見，不要爲惡見迷惑而長夜受苦，就如同那在雨中戴糞而行的癡子一樣，他不但聽衆人的勸諫，反而回罵衆人是癡人，這真是愚癡至極了。」

婆羅門弊宿聽了這個譬喻以後，對童子迦葉說：

「你若說行善就可以生天，勝於生在人間者，你們這些比丘，就當以刀自刎或飲毒而死，或者將雙手雙足及頭部縛住，自投高崖而死，而今却貪生不能自殺者，就知道死不如生的好。」

童子迦葉聽婆羅門弊宿叫他們自殺，以求生天享樂，仍舊慈悲地對弊宿說：

「我現在更要引用一個譬喻給你聽：過去，這斯波醯村有一位梵志，是一位耆舊長宿的長者，年一百二十歲，他有二個妻子，一個妻子先生有一子，一個妻子才剛妊娠，那位梵志長者不久命終，那位大母及子對小母說：

「所有的財寶都屬我們母子二人的，你沒有一分毫。」

那時，小母對大母之子說：

「你們要稍等一下，必須讓我生產，若生男者，應有權分財產，若生女者，將來你娶妻時，就可以分得我這邊所有的財產了。」

可是大母之子仍再三地索取小母所有的一切財產，小母的答覆仍是上面的那幾句話。可是大母之子相逼不已，小母被逼得沒有辦法了，爲了急於要知道自己肚子所妊娠的究竟是男是女，就拿了一把利刀自己剖開腹部，因而母子雙亡。

婆羅門弊宿！你正是那小母一樣，既自殺身，又再殺人。

沙門在世間，精勤修道，饒益衆生，天、人獲安，我現在是最後一次爲你引用一個譬喻，使你知道自己執着惡見的禍殃：

過去，這斯波醯村，有二位玩特技的人，兩個人都有吞食丸球的特技，在比賽的結果，其中一人得勝，那特技不如的人，對勝利的人說：

「今天暫停比賽，明日再來，再比試看看。」

那位輸了的人回到家中，就將他的丸球上塗了一些毒藥，放在太陽下曬乾。到了第二天，他拿了那些有毒藥的丸球到了勝利的那人住處，對勝者說：

「我們今天再比賽一次。」

二人就開始比賽，那輸了的人就將毒丸交給勝者，勝者就將毒丸吞了下去，那輸了的人，一個毒丸接一個毒丸地交給勝者吞食，吞下去的毒丸開始發作，勝者舉身顫動不已，那原來的輸者就以偈罵着說：

「我以毒塗丸 而汝吞不覺

小技汝爲吞 久後自當知」

婆羅門弊宿呀！你現在應立刻捨棄你的惡見，不要再執迷了。何必自增苦毒呢？你的執迷就如同那吞毒丸的人一樣，吞第一個毒丸時，就應察覺才是，可是他一心執着求勝，竟吞下那麼多毒丸，結果只有自討苦吃了。」

婆羅門弊宿對童子迦葉說：

「尊者，當你第一次引用日月有無他世的問題相問時，我已經了解人生有他世、有更生、有善惡之報的真理了。之所以用那麼多次的理由來堅執人生無他世、無更生、無善惡之報者，目的是要看看你尊者的辯才智慧，然後才生牢固的眞信，我現在眞心信受人生有他世、有更生、有善惡之報的眞理，而發心歸依尊者迦葉。」

童子迦葉聽了說：

「你不要歸依我，要像我一樣去歸依那無上尊者。那位才是你當歸依的對象。」

婆羅門弊宿說：

「我不知所要歸依的無上尊者，現在何處？」

童子迦葉說：

「我師世尊，滅度不久。」

婆羅門弊宿說：

「世尊若還在世的話，不避路途的遠近，當前往親見歸依禮拜，現聽你說如來已經滅度，現在只好歸依滅度如來及法、僧了。迦葉！我於正法中爲優婆塞，自今以後，盡形壽：不殺、不盜、不淫、不欺、不飲酒。我現在要作大施主。」

童子迦葉說：

「若你宰殺衆生，撾打僮僕，而行布施，這不是淨福。例如那貧瘠的薄地，多生荊棘，在那地中種植五穀，必無收穫。你若宰殺衆生，鞭打僮僕而爲大會施衆，則被施者必是邪見衆，此非淨福；你若行大施而不害衆生，不以杖楚加於僮僕之身，歡喜設布施大會，布施清淨大衆，才能獲取大福，猶如那良田，隨時種植，必獲豐收的果實一樣。」

婆羅門弊宿受了童子迦葉的度化以後，說：

「迦葉尊者！自今以後，我當常淨施衆僧，不令斷絕。」

當時，有一年少的梵志，名叫「摩頭」，在弊宿的身後站着，弊宿就對那年梵志說：

「我想要作一次一切大施，請你來爲我經營處理。」

那少年梵志聽弊宿說了以後，就代理他經營處理一切大施的事宜以後說：

「願使弊宿今世、後世不獲福報。」

那時候，弊宿聽了這話，就對梵志說：

「你真的有說過這話嗎？」

梵志答說：

「實在有說過的，我所以說那話者，是因爲這次所設的齋食太粗澀惡劣，以這樣的食物供僧，有些不恭敬。若以這食物供國王你，你的手去碰一下都不會，何況是拿來吃呢？現在所食的人尚不覺足以喜樂，那末施者的後世怎麼能得清淨果報呢？又王施僧衆之衣，都是一些粗麻布，若以那些麻布衣給你國王，你看都不會看一眼，更何況是穿著呢？現在受施的人尚不覺足以喜樂，後世怎麼能得清淨果報呢？」

那婆羅門弊宿聽了，又告訴梵志說：

「自今以後，你以我所食、我所衣，用來供養僧衆。」

梵志承旨以後，就以王所食、以王所衣，用來供養僧衆，婆羅門因爲設施了如此的淨施，身壞命終以後，受生在一下劣天界受妙樂；那少年梵志因爲淨心承辦布施工作，身壞命終，受生忉利天界受勝妙樂。

一個頑固的婆羅門弊宿，至此才被童子迦葉度化，從此改邪歸正，受持五戒，並行清淨布施，成就了福報，才能在身壞命終之後，受生天界享樂。若不遇童子迦葉的辯論和度化，必一直堅執邪見，這不但自誤一生，更爲害衆生，所以邪見不可執着。

生命有他世、有更生、有善惡因果之報，這三件事之中的善惡因果報應，我們由世間人中，可以處處求證，只是人死後有無他世、有無更生的事，佛法認爲是必然的真理，但卻還沒有辦法依現代科學求證。但目前的科學不能求證的世間事物，仍不知有多少，將來的科學進步到某一境界，或可以證明人生有他世、有更生，到那時生命輪迴成了事實，則世間倫理將作重大的轉變，唯佛教是賴了。

（完）